

第五回 日宜園九月牡丹開

平安兩字值錢多，分外奇求做甚麼。

日看庭前生瑞草，總然好事不如無。

話說河南彰德府安陽縣，有一個秀才，姓劉名玉，髮妻袁氏，乃元宵所生，喚名元娘。夫妻二人如魚似水，享用著撥天家事，果是奴僕成行，牛羊成隊，說不盡金玉滿堂。後邊一個花園，也是天上有，地下無的，名曰日宜園。那一日沒有花開！真個言：

四時有不謝之花，八節有長春之草。

各樣各花，都不說起。單說他家牡丹花，比別家不同，況河南專有好種。一到季春，牡丹盛開，他便請了親朋鄰友賞玩，吟詩作賦，好不有趣，其時三月初旬，牡丹比往年又盛了幾分。劉玉先與元娘置酒慶賞，但見馥郁非常，盆旋翔舞，如喜若狂。劉玉道：

「莫非花神至？」元娘見說，把酒澆奠拜下：「花神有靈，秋間再發。」劉玉笑道：「那有一年兩放的花？」元娘道：「豈不聞，武後借春三日？那也是秋天，百花爭放，牡丹先開，封他為花王。豈不是一年兩次開花！」劉玉道：「他是一朝武後，故此靈驗。」元娘道：「自古誠則靈，我一念至誠，倘然靈起來，也未可知。」那花爍爍的動了幾動，元娘道：「你看，豈非花神有靈。又沒有風，這般擺動。」劉玉看見，也自驚起來，連忙將酒拜奠。正是：

傾國恣容別，多開富貴家。

臨軒一賞後，輕薄萬千花。夫妻賞後次日，遂請眾親鄰朋友看花酌酒，作賦吟詩，不可盡述。略誦一詞，以紀其勝：

東風勸酒，憐國色於洞房；季月殿春，冠花曹於上苑。溶溶玉露，薄勻障日之顏；冉冉天香，細染裁雲之袖。立處眾芳，寂寞開時比屋；豪華奢翠，擎來細羅制就。花如解語，亢使城中。縱是無情，也能腸斷。池上邀來賓客，庭前看則兒孫。楊氏肉屏，誰敢驕其富貴；鄧家金穴，莫惜買乎陽春。亦有錦檻滿移，銀瓶高種。含情合德，浴當壺寇盆中；半醉玉環，立在沈香亭下。芳心慣能醒酒，秀色真可療飢。既喜檀紅冶女，看殘紫陌；復憐粉白高人，留伴黃昏。生何必洛陽之都，數樹僅容繫馬，歌不減清平之調，千杯任許脫訛。願求羽士還丹，俾花不老。更擁麗人修譜，與月俱新。浮羅山上，休招過去之魂；日宜園中，已約秋來重秀。

劉玉看罷大笑：「昨日山妻，正望秋來再發。今朝親友，也邀此際芳菲，花果有靈，何妨再艷。」眾人道：「若是秋來正開，我輩當做花來與主人答席。」大家痛飲而散。

足足盛了十日，餘外雖有殘紅，不能如極盛的時節那般香艷了。過了牡丹，又見新荷貼水，湛湛長起，香聞十里。有詩為證：

詠荷葉

魚戲銀塘潤，龜巢翠蓋圓。

鴛鴦偏受賜，深處作雙眠。

詠荷花

深紅出水蓮，一把藕絲牽。

結作青蓮子，心中苦更堅。

那夏天已過，秋色來臨。繞見桂蕊飄香，又有東籬結綵。這秋色雖不能如春天百花爛漫，然而亦不減於春也。夫妻二人閑步，往從牡丹臺走過，劉玉道：「秋色已到，牡丹不開了。」元娘道：「祇好取笑而已。」

世間那有此事。偶爾上前一看，夫妻二人大驚道：「奇了！莫非眼花，為何花都將笑了。」元娘道：「難道我二人俱眼花不成。」喚些使女們來看，祇見來了幾個使女，都驚道：「果是花將開放。」喜得劉玉夫妻雙雙拜下道：「花神，你如此有靈有信，我劉玉夫妻好生僥倖也。」吩咐小使點起香燭，置酒果拜禱了一番。便道：「春間賞花的親友許我說，如秋間開花，他們置酒作東。待花盛了，不免寫著傳帖，約他們來看。」元娘道：「這是奇事。若有小人來要看，不可阻當，以見花神有靈。」劉玉道：「有理。」到了次日，那花又綻了些。劉玉夫妻，早早梳洗，將香燭酒果，又來拜祝。如此五日，看那花盛將起來了，劉玉寫下傳帖，索那些親友作東。祇說要他的東道誰知是真。大家一齊驚異，遂各各置酒請看。劉玉未免吟詩作賦起來，錄其集唐一首，以紀其事。

落盡春紅殿眾芳，（高適）

秋來又復見花王。（朱然）

黃花自此無顏色，（問朋）

丹桂從今不敢香。（王士）

羅鄴有詩誇魏紫，（那經）

淵明無酒對姚黃。（章士）

歌中滿地爭歡顏，（羅鄧）

爛醉佳人錦瑟傍。（杜甫）

一賞之後，喧傳出去。滿城士民男婦，那一個不到日宜園中一看，便各鄉紳，亦聞奇異，都有歌詠相贈。一日之間，真有數萬眼目，若遠若近，車馬絡繹不絕。園中那裏捱得過，元娘女伴並來的內容，都在花臺左邊廂樓上賞玩。劉玉親友正好黃昏時候懸燈百盞，於花棚之下，照耀如同白日。夜夜五更方散，亦是一場異趣。

且說河南南陽府鎮平縣，有一個百萬家財的監生，姓蔣名青，年紀二十五歲了。往省城尋親而回，過經安陽縣。聞說牡丹盛開，他滿心歡喜，有這樣異卉，怎麼下去一看。乘了轎子，跟隨了幾個家人，竟到劉家而來。一路上捱捱擠擠，到了園門下轎，捱進裏邊。蔣青見了牡丹十分嘖嘖，抬頭周圍一看，恰好看見了前世冤家。他眼也不轉，看著元娘，越看越有趣，正是情人眼裏出西施。那元娘在樓上與幾個女伴調笑自如，果然雅趣，不知有人偷看。這蔣青看之不了，祇顧站著。家人們道：「相公，回寓所去罷，這花不過如是了。」蔣青說：「我在此看著花娘哩。」家人不解道：「轎夫肚中飢了，要回去吃飯。」蔣青無奈，祇得走出了園門。與一心腹家人，喚名三才道：「你可在此細細打聽園主姓名，年紀多少，並妻房名氏，方纔樓上穿白縵綉的婦人名姓，快來與我報。」

記差了。」三才道：「理會得。」蔣青上轎去了。

那三才往鄰居問了，又向一家去問，又如此說。問得仔細，竟到寓所回著主人道：「花園主人喚劉玉，年方二十二歲，本縣學里秀才。那白縵紗襖的婦人，正是他的妻子，姓袁，父親兄弟都是秀才。婦人幼名元娘，家中巨萬家私，禮賢好客，良善人家。」蔣青聽了，說道：「好氣悶人也。」三才道：「官人家中錢過北斗，莫非沒有這般秋發名花，所以如此氣悶？」蔣青道：「你這俗子，我愛他元娘，真如解語之花，無計可施，所以氣悶。」三才道：「官人在家時事事都成，為何這些計較便無了。」蔣青道：「謀婦人與別事不同，如婦之夫，或是俗子；或是貧窮；或是年老；或是儉澀；或是醜貌；五事得一，便可圖之。今觀名花滿園，不俗可知；巨萬家財，不窮可知；年方念二，不老可知；禮賢好客，不澀可知；秀士青年，不醜可知。無計可施，自然氣悶。」三才道：「官人，小人倒有計在此。」蔣青道：「若有計，事成自然重賞。」三才說：「官人，事成不敢求賞，事不成不可賜責。官人目下回家，離此有半月之程，況又是自家船隻，將行李收拾完備，我們大小跟隨之人，有二十餘個在此。到更深之際，單單祇搶了元娘，竟日暗暗一溜風走他娘，除非是千里眼看得見。官人意下如何？」蔣青道：「此計倒也使得。恐一時難進去。」三才道：「一發不難。正好把看花為名，傍著天色晚來光景，一個個藏在假山之後，鬼神也看不見。」蔣青道：「不須用著槍刀。」三才道：「盡多在此。一個人一把刀，或是一柄斧就勾了，面也不須搽得。祇是一件倒難。」蔣青道：「是何物件？」三才道：「半夜三更，須得些火把才好。倘然黑黝黝的，元娘躲過了，差劫了一個老婆子來，可不掃興。」蔣青道：「這也不難，一個人一條火把，籠在袖中，帶了火草，臨期點起便是。雖然如此，不可造次。今夜你可先去試一試，何處可以藏人，何處入內，何處出門，有些熟路方可。如此，萬一被他拿住，如之奈何？」三才道：「說不得了，吃黑飯護黑主，我去我去。」蔣青賞了他三錢銀子買酒吃，待後又有犒賞。

三才領了銀子，與同伴幾個人同往酒肆中，吃得醉醉的，歸家與主人說了，竟自往劉園而來。一路上祇聽得說劉家牡丹花開得奇異，有的說庭前生卉草，總好不如無。三才聽見這兩句說話，便道：是真話，說得有理。閑話之間，已到門首，他捱進園門，竟至牡丹後面去，看那園十分寬敞。往假山上面一看，其間山洞中盡好藏身，且是曲折得很。又往園一看，此處可至內室。有門不閉，他便捱將進去，不見一人。原來劉家男婦，俱在這些花園，看著人往人來。況前門已是拴好的，故此無一個在內室裏。三才不見有人，又往樓上一望，想道畢竟也無人在上面。輕輕的上了樓梯，寂動動的竟上樓上，知是主人的臥室。往窗外一看，祇聽得花園內沸騰騰的人聲。他便走到床上一看，見枕頭邊有一雙大紅軟底的女睡鞋，祇好三寸兒長。他便袖了，流水的下了樓來，又往原路兒走了出來。祇聽得有人說：「這花祇好明朝一日也都謝了。」三才思道：「此事祇在明夜了。」

便出了園門，竟投下處，見主人將前事一說。蔣青大喜：「事倘成時，你功第一。祇是一件：這樣一個標致婦人，倘然一雙大腳，可不掃興了蔣青也。」三才道：「官人，若是一雙小腳，還是怎麼？」蔣青道：「若是果然小腳，賞你一百兩銀子。」三才道：「祇要五十兩，快快兌來。」蔣青道：「敢是你先見了。」三才說：「官人，若要看時，一手交錢，一手交貨便是。」蔣青道：「蠢才，終不然你割了那一雙腳來不成。」三才往袖裏一摸，擺在主人面前。蔣青一見，拿在手中，將雙腳平跌道：「妙，妙！足值一千兩銀子。」三才道：「五十兩還不肯賞哩。」蔣青說道：「決然重賞。」拿在手中，如掌上珠一般，何曾釋手。三才道：「今晚各人早睡，明日就要行事。若再遲花謝了，閉了園門，做夢也不得進去了。」蔣青吩咐眾人，與五錢銀子買酒吃，明日齊心協力，事成之後，自有重賞。眾人歡天喜地應了一聲，都去吃酒去了。蔣青自己一個自飲自斟，把盞兒放在鞋兒裏，吃了又看，看了又吃，直至更盡，把鞋兒放在枕邊而睡。

到次早先自起來，吩咐把行李一齊收拾下船。連人都在船裏去了，把寓所出還了主人。三才去買了火把，收拾器械，大家煮飯吃飽了，俱隨著三才而去。止留下一個小使伏侍主人。

三才到了彼處，一個個的領進假山洞裏安頓停當。自己又往昨日那門邊了看了一會。天色晚將下來，遊人散了，花已凋謝，親友也不來夜間賞了。故此劉玉著小使閉了園門，吃了夜飯，先自上樓睡了。各房男人因連夜勤勞了，亦各自分頭睡去矣。倒是元娘還在那裏等茶吃，祇見一個女子在那裏榻茶。三才看得停當，去把花園門大開了，將火把祇點起兩個道：「餘者不必說過。三才領路，某人持火，某人斷後。」計議停當了，悄悄走進那扇門內，一聲喊，把元娘一把抱了就走，劉玉聽見吶喊，連忙下樓，家中大小一齊都到，不知甚麼緣故。許多人喊下來，一個也不見了。忙尋元娘，並不見影，祇見那榻茶的女子驚倒在地。劉玉忙問，他說道：「許多人拿了刀斧，把娘娘抱去了。」劉玉驚得面如土色，眾人道：「大家分頭去趕。」一齊往後邊趕去。那夥人飛也的去了，那裏去趕！

且說三才抱了元娘，恰好城門未閉。元娘不住口中的喊救人，這些家人，都藏過了兇器。路上有人問說因何事故的，回說是逃出來的婦人，路上之人便不管了。一竟下船，登時搖起三櫓，那船如飛的一般去了。

三才把元娘放下，蔣青上前一看正是元娘，深深作下一個揖，道：「莫要驚壞了。」元娘看見是個帶巾的一個後生，道：「尊處是何等樣人？因甚事搶我到此？有何話說？」蔣青道：「請娘娘臺上坐，容小生告稟。」一邊說，忙去扯一張椅，放在上邊，那元娘不肯坐。道：「小生是蔣青，乃南陽府鎮平縣人氏，忝為太學生。昨為觀花，瞥見娘娘花貌，一夜無眠。至天晚睡去，夢見神明指示，道：袁氏與汝有幾載鳳緣，必須如此，方可成就。待緣滿之期，好好送回，夫婦重圓。故此冒突娘娘，實由神明托夢，望娘娘應夢大吉。」元娘道：「做夢乃荒唐之言。豈可讀書之人行此強盜所為之事！好好送我回去，我送金帛與你。若不依言，沒此河中做鬼，也不相饒。」蔣青說：「那金帛舍下也有百餘萬，倒不稀罕。若要娘娘這般標致，實然少有。歸家貯娘娘千金屋，禮拜如觀音，望娘娘俯就。」說罷，取出一盒餚饌，一壺三白酒。那元娘哭將起來，那裏肯坐。又沒個女人去勸，他心下思量投水而亡。祇因身懷六甲，恐絕劉氏宗枝，昏昏沉沉，祇是痛哭。蔣青沒法起來，道：「來了多少路程了？」回道：「六十餘里了。」「既然如此，你們都去睡罷。行船的人，更番便了。」大家應了一聲，通去睡了。止得二人在船內。

元娘淚流不止，蔣青扯元娘來坐了吃酒。元娘見後邊還有艙，竟跑進去，把艙門閉上。蔣青笑道：「艙門四扇都可開的，閉他何用。」他便取了燈火，拿了那壺酒，踢開門來，放在桌上。又取了那盒兒擺好了，去請元娘。祇見袁氏坐在床上大哭，蔣青道：「娘娘，事已至此，你要說我送歸，今夜已不及矣。總到家，已做了奇花失色，美玉成瑕了。不若依神明之言，了此鳳緣。那時圓滿，送你還家。你夫婦再圓，此為上策。」元娘道：「難道你家沒妻子，別人也這般行兇搶去，完了鳳緣，你心下如何！」蔣青道：「不瞞娘娘說，先室棄世三年。因無國色，尚未續弦。今得了娘娘，就如得了珍寶一般，與你百年魚水之歡。」元娘說：「你方纔許我送還，緣何又說百年？」蔣青說：「若蒙俯就，但憑尊意。」連忙篩了一大銀杯酒，送與元娘。元娘不理。道：「娘娘，你一來受驚，二來肚已飢下。況酒可散悶，自古將酒待人，終無惡意，吃了這杯。你便餓死在此，家中也無人知道。」他便拿下酒，雙膝兒跪將下去。元娘見他如此光景，又惱又憐道：「放在床沿上。」蔣青放下，去取一格火肉，拿在手中等元娘吃。元娘祇不動，蔣青說：「娘

娘不吃，我又跪了。」言罷又跪下去。元娘拿上酒杯，哈了一口。蔣青送上火肉，元娘肚內果然飢了，取了一塊來吃。蔣青道：「求乾了，我纔起來。」元娘無奈，祇得吃完了。蔣青起來，又篩一杯，元娘道：「我吃不得了，不可如此。」說罷，往枕邊一看，見一雙女鞋。元娘道：「你說家中無妻，此物何來？」蔣青道：「家中便有妻子，帶此鞋來何用，這是昨夜神明夢中付我的，道：『若他不信，你可把此鞋與他為證，自然從你，完此姻緣。』你拿到燈下認看。」元娘拿燈前一看，果是無差。「昨夜那裏不尋到，怎麼有這般奇事！」心下有幾分信了。

蔣青道：「你如今心下如何？」元娘道：「既是前緣，料難逃去。我身懷孕三月。在家時，與丈夫便隔絕了此事。待我分娩後從你罷。」蔣青道：「雖不做，同我睡亦不妨。」元娘不語。蔣青又勸著酒，元娘祇得坐下。又吃了一杯酒，那是入口鬆的。一來空心酒，二來酒力狠，一時頭暈起來，坐立不住，連忙到床邊，換了鞋兒，和衣睡倒。蔣青見他說頭暈，也知其故，自己斟酒吃了幾杯。想道：「虧我說這一場謊夢，竟自信了。」心下十分快活。堪堪酒興發了，走到床邊，聽見元娘聲響，見他朝著床裏睡的，推上一推全然不動。他便攜起上邊衣服，去解他裙帶。把手襯起了腰，扯下來，露出大紅褲兒，真個動興。又如前法，露出兩隻白鬆鬆的腿兒，一發興高。把裙褲放在薰籠裏，自己除了巾，脫了衣，放下羅帳，扒在元娘身上。猥手推開兩腿，雲雨起來。元娘初時睡熟，這後陰雨一陣陣的流出，便自醒了。口中嘆口氣，因下邊正在癢的時節，把那些假腔調一些也不做出來。蔣青大喜。脫了元娘衣服，弄得赤條條的，元娘道：「且息了燈火來。」蔣青道：「且慢。」把元娘兩腿擱上肩頭，著實奉承，附著耳問道：「可好？」元娘點頭。蔣青吐過舌尖，元娘含住。兩個一時間弄得酣美，須臾雨散雲收。

蔣青茶爐內取了開水，傾在盆內淨了手。元娘披了衫兒，下床洗刮。蔣青又扯他吃酒，元娘道：「吃不得了」。問道：「多少年紀？家中還有何人？緣何這般大富？來到安陽縣何幹？」蔣青道：「年方二十五歲。家中止有僮僕婦女，共五十餘人。因祖上收買一鄉宦家銅香爐一十餘個，不期都是金的，將來變賣了數千金銀子，代代傳下，漸漸的積將起來。到父親手內，有了百萬之數。因往省下尋親事，並無標致的，故此轉來。偶然看花見了你姿容，又賜夢兆，果遂良緣。但願天長地久！」元娘道：「你如今要我回去，把我怎樣看成。」蔣青道：「是我填房娘子，難道把你做妾不成。」元娘道：「上蓋衣服，並簪髻全無，怎生好到你家？」蔣青道：「先室衣飾有二十餘箱，任憑你受用。到家時，我先取了幾件衣服之類，打扮得齊整了，到家便是。」元娘因不穿下衣的，要去睡。蔣青強他吃了一杯酒，自己又吃盡了盤兒，二人上床重整鸞儷，直至夜分而睡。

且說劉玉在家，著人滿城叫了一夜。次早寫了幾十張招紙，各處遍貼。一連尋幾日，並無蹤影。那劉玉素重關帝，他誠心齋沐，敬叩靈宮，跪下把心事細訴一番道：「若得重逢，乞賜上上靈籤。」求得第七十一籤。詩曰：

喜雀檐前報好音，知君千里欲歸心。

繡閣重結鴛鴦帶，葉落霜飛寒色侵。想道詩意像個重逢的。乞再賜一籤，以決弟子之疑。」跪下又求得第十五籤。詩曰：

兩個家門各相當，不是姻緣莫較量。

直待春風好消息，卻調琴瑟向蘭房。

看罷，一發疑了，道：「兩家門戶是混的，不免再求一籤。」跪在神前，訴道：「弟子愚人，一時難解，如後得回來，詩中竟賜一回字。」又把籤筒搖個不住，雙雙的兩枝在地。撿起來看，一是第四十三籤，一是七十四籤。那四十三籤詩意兒：

一紙文書火速催，扁舟速下淚如雨。

雖然目下多驚恐，保汝平安去復回。見一回字，道好了。又看第七十四籤的詩意道：

崔巍崔巍復崔巍，履險如夷去復來。

身似菩提心似鏡，長安一道放春回。劉玉見兩枝籤俱有回字，去復回三字，明明道矣。拜下道：「若得夫婦重回，雙雙到殿，重新廟宇，再換金身！」許罷，出了殿門。歸到家中，祇見親朋們紛紛來望，也有置酒解悶的，也有空身來解勸的。這且不題。

且說蔣青船隻已到岸口，他便別了元娘，先到家中。男女見了，道：「新娘到了，快治酒筵。」一面著人各處請親友鄰居。上樓取了首飾著小使拿了，抬了一乘綉圍四轎同到船邊。蔣青下船將首飾付與元娘穿戴。不一時打扮完成。上了轎，竟抬至堂上。兩人同拜著和合神，家中男女過來叩首，都稱大娘娘。元娘上樓歸房，看了房中果然整齊。二十四隻皮箱，整齊齊兩邊排著。房中伏侍使女四人。三才的妻子叫名文歡，他原是北京人。這三才原是個北路上響馬強盜，後到了北京，見文歡生得標致，一雙小腳，其實可愛。在路上騙他同歸寓所，後來事發，官司來拿，他知了風聲，與文歡先自走了。直至鎮平縣，聞得蔣青是個大財主，夫妻二人靠了他。蔣青的前妻，極喜文歡。道他又文，又歡喜，故此取名文歡。他如前邊主母一般，故此獨到房中伏侍。元娘見他小心伏侍，倒也喜他。這日，諸親百眷，祇說他在省城中，明公正氣婚娶的這個標致女子，並不知此道來的。故此人人敬重。元娘初然心中不平，後來到了蔣家，見比劉家千倍之富，況蔣青又知趣，倒也妥貼了。

光陰似箭，不覺年終，又是春天。他園中也有百花爛漫，季春也有牡丹，未免睹景思人，未覺眼中偷淚。又是初夏時，但祇見腹中疼痛起來。蔣青吩咐快請穩婆，須臾已到，恰好瓜熟蒂落，生下一個兒子，眉清目秀，竟似娘母一般。元娘暗喜。未免三朝滿月，蔣青竟認為己子。親友們送長送短，未免置酒答情。不必言矣。

祇因元娘產婦未健，蔣青寂寞之甚，常在後園閑步。祇見文歡取了一杯茶，送到花園的書房裏，放在桌上，叫：「大相公，茶在此」。說了便走。蔣青見是文歡，叫道：「轉來問你。」文歡走到書房。蔣青坐下吃茶，問道：「你丈夫回也未曾？」文歡道：「相公著他到府中買零碎，昨日纔去的，回時也得五六日，怎生回得快。」蔣青道：「你主母身子不安，我心中寂寞，你可為我解一解悶。」文歡臉上紅將起來就走。被蔣青扯住，摟了親嘴，文歡低頭不肯。蔣青叫道：「乖乖，我一向要與你如此，不得個便宜。趁今日無人在此，不可推卻。」文歡道：「恐有人來，看見不便。晚上在房中等相公便了。」蔣青放了手道：「不可忘了。」文歡笑嘻嘻的去了。

祇見到晚，蔣青在元娘面前說：「今晚有一朋友請我有夜戲，恐不能回了。與你說一聲。」無娘說：「請便。」蔣青假意換了一件新衣，假裝吃酒腔調，竟自下樓，悄悄走到三才房門首，祇見房裏有燈的。把房門推一下，拴上的。把指彈了一下，文歡聽見，輕輕開了。蔣青走進房中一看，房兒雖小，倒也清潔有趣。文歡拴上房門，拿了燈火進了第二透房裏。見臥床羅帳，不減自己的香房。蔣青大喜，去了新服，除下頭巾。祇見文歡擺下幾盒精品，拿著一壺花露酒兒，篩在一個金杯之內，請蔣青吃。蔣青道：「看你不出，那裏來這一對金杯。」文歡道：「還有成對兒哩。」蔣青道：「你有幾對？當時不來靠我了？」文歡將三才為盜，前後事情，對他一說。蔣青說：「怪道前番搶元娘一節事，這般有膽。」二人坐在一處。蔣青把文歡抱在身上，坐著吃。文歡道：「你行得真快。」

去，恐大娘娘尋。」蔣將前事一說，文歡笑道：「怪道著了新衣出來。」蔣青看了文歡說笑，動了興，把文歡攔腰抱到床上。但見：羅裙半卸，繡履雙挑。眼朦朧而纖手牢勾，腰閃爍而靈犀緊湊。覺芳興之甚濃，識春懷之正熾。是以玉容無主，任教蹈碎花香。弱體難禁，持取番開桃浪。

文歡興動了。這是北人，極有淫聲的。一弄起便叫出許多妙語來，須臾，兩人住手。文歡去取水，洗了一番，收檢桌上東西。與蔣青脫衣而睡，未免受擦雲撥雨起來。

自此常常托故，把三才使了出去，便來如此。文歡見三才粗俗，也不喜他，故此兩人十分相好。

不覺光陰似箭，那劉玉個小娃子，長成六歲。家中請了一位先生，教他讀書。元娘主意，取名蔣本劉。這小使倒也聰明，讀過便不忘記。恰好一日蔣青不在，有一算命的人，叫做李星，慣在河南各府大人家算命的。是蔣青一個朋友薦他來算命的。元娘聽見，說：「先生，把本劉小八字一算。」道：「這個八字，在母腹中，便要離祖。後來享福，況富貴不可言。」完了，又將蔣青八字說了。李星道：「此貴造，也是富貴雙全。祇是一件，子息上少，壽不長些。」元娘把劉玉八字說了，李星道：「這個貴造，倒像在那裏算過的了，待我想。」元娘道：「既如此，你且先把女命來排一排看。」說出自己的時辰八字。李星打一算，把手在案上一拍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這兩個八字，在安陽縣裏劉相公府上算來。這女命有十年歪運。死也死得過的，若不生離，必然難逃。幸喜他為人慈善，留得這條性命。緣何府上與他推算？」元娘道：「你幾時在他家算來？」李星道：「今年二月內又算過了。那男命也不好，行了敗運，前年娶了一個姓諸的妻房，又是個犯八敗的命。一進門，把一個使女打死。被他父親定要償命，告在本府。府官明知他是個財主，起了他二千兩銀子，方纔罷手。一應使用，費了三千兩。不曾過幾時，他房中失了火，把屋宇燒個精光，房中細軟盡被人搶得罄盡。」元娘道：「這般好苦。」哭將起來。李星道：「還好。」元娘住了淚道：「有何好處。」李星道：「他速連把山地產業盡情變賣，重新造屋，復置物件。不期過得一年，這犯八敗的命極準，又是一場天火，這回弄得精光。連這些家人小子也沒處尋飯吃，都走散了。」

元娘又哭起來。李星道：「還好。」元娘止住哭道：「甚麼好處？」李星道：「沒甚麼好。我見你哭起來，故如此說。」元娘道：「如今何以資身？」星道：「我今年二月在一個甚麼袁家裏算的命，說是他岳丈家裏。」元娘道：「這個人後來還得好麼？」李星道：「這個命目下就該好了。祇是後妻的命不好，緊他苦到這般田地，還有一個那婦女的命，目下犯了喪門絕祿，祇怕大分要死。死了，這劉先生便依先富了。」元娘道：「先生幾時又去？」李星道：「下半年。」元娘道：「我欲煩先生寄封信去與他，若先生就肯行，當奉白金五兩。」李星聽見一個五兩，道：「我就去，我就去。」元娘叫文歡取了紙筆，上寫：「

妾遭荼毒手，不能生翅而飛，奈何！不可言者。兒郎六歲矣，君今多遭艱難。」

正寫著，報到官人回了。元娘把紙來折過了，便進內房，添上「書不盡言，可即問李星士寄書的所在。你可早來，有話講。速速。袁氏寄。」即胡亂封好，取了五兩銀子，著文歡悄悄拿出去與他寄去，不可遺忘。文歡寂寂的不與蔣青知道，付與李星道：「瞞主人的，你可速去。」李星急急出了門，往安陽地方而去。

不祇一日，到了縣中。他一竟的走到袁家，見了劉玉道：「鎮平縣裏一個令親，我在他家算命，特托我寄一封書來與你。」劉玉茫然不知。拆開一看，見是元娘筆跡，掉下淚來道：「先生，他在鎮平縣甚麼人家？」李星道：「本縣第一個財主，在三都內蔣村地方。主人蔣青，是個監生。」劉玉想道：「大分是強盜劫去，買與他家的了。」道：「寄書的，是怎生打扮？」先生道：「他在屏後講話，並不見面，聲口倒似貴縣鄉音一般。蒙他送我五兩銀子，特特寄來的。」劉玉想道：「有五兩銀子與捎書的，他倒好在那裏。可惜沒有盤費，去見得他一面方好。」李星道：「別了。」劉玉道：「因先室沒了，茶也沒人奉得。」李星聽說沒了，道：「好了，好了。那個女命，向來不可在你面前講得，是犯八敗的。死得好，死得好，你的造化到了。」劉玉道：「造化二字，沒一毫想頭。」李星道：「鎮平令親，有百萬之富，你若肯去，有一場小富貴，決不有誤的。」劉玉道：「奈無盤費。妻父家中，因亡妻過世，又累了他，不敢再啟齒得，如之奈何？」李星道：「不難，不難。蒙令親見賜五兩，一毫未動。我取二兩借你，到下半年我若來，還我便罷。」連忙往袖中取出，恰好二兩，一定稱過的，遞與劉玉。劉玉道：謝不已。

李星去了。劉玉與岳父母把前事一說，袁家夫妻道：「好了，幸喜女孩兒還在。賢婿，你去打聽，仔細通知了渾家，見景生情，不可造次。」袁家取了一副舖陳、五兩銀子、一個小使、並女兒小時的一個香囊把與劉玉。登時別了，一路而來，非止一日。

到了蔣村，天已晚了，尋一客店安下。次早梳洗，問了店家，指示了蔣家大門。劉玉著小使拿了香囊道：「你祇管走進去，若有人問你，你說安陽縣袁相公來望元娘娘。切不可說是我劉字起。」小使說：「這些不須吩咐。」一直走了進去。

恰好這日蔣青往鄉間去了，不在家。故此沒人在家中答應。小使走到堂後，恰好見一標致婦人，便拜了一個揖道：「煩勞說一聲，安陽袁相公，來望元娘娘。」文歡曉得原故，忙住樓上叫道：「大娘娘，你快下來。」大娘見說，一徑下樓。祇見小使叫聲親娘，元娘一看，便哭起來。「大官人特來望著親娘。」把香囊與元娘一看，元娘道：「快請進來。」文歡忙忙走出前廳，那小廝已早出外，把手一招，劉玉走進廳前。文歡道：「請相公裏邊來。」元娘迎將出來，兩下遠遠望見，都便哽咽。見了禮，二人哭做一堆。女僕便都道是兄妹，祇有文歡曉得是夫妻。因元娘待文歡如妹子一般，文歡感激不盡。又蔣青偷他一事，元娘也知，並不妒他，故此亦不與蔣青說寄書事起，這是兩好合一好的故事。

元娘住淚，請了劉玉往樓上坐了，將前情說個透徹道：「我正然早早尋死，因有孩兒是你的骨肉，恐絕了你的宗支。今已六歲了。」劉玉道：「如今在那裏？」元娘道：「在書房裏。」劉玉道：「取名喚叫甚麼？」元娘道：「名字是我取的，叫做蔣本劉。」正說間，文歡抱上樓道：「小叔來了。」本劉朝著劉玉作上一個揖。劉玉看見他生得眉清目秀，心下歡喜道：「乖兒，讀甚麼書了？」本劉道：「論語。」劉玉挑他一句，背如流水，劉玉大喜。文歡擺上一桌道：「兄妹們就在樓上坐罷，晚上就在此間安宿，不必書房裏去。」元娘請丈夫坐了，附著耳道：「明日我將些金銀與你，拿到店家藏了，陸續運到幾千兩，叫了船隻，暗暗約了日子，帶了孩兒逃回鄉，不可吐露。」劉玉喜道：「若得賢妻如此，方見本心。」兩人吃了酒，文歡收了，打發使女下樓去睡著。奶娘領小官去睡。元娘拴上房門，去取鎖匙，開了個金銀箱道：「趁蔣青不在，將來結束了，好日逐取去。」一包一包的縛了半夜，約有幾千兩，珠翠金寶不計其數。都停當了，身子通倦，夫妻二人就枕。劉玉摟了元娘，便求雲雨。元娘仰臥，十分恩愛一番，雙雙睡去。

次日，早早起來打點，袖了出門。小使身邊也帶幾百。一日幾次而走，店家那裏知道。不須三日，通運完了。劉玉與元娘道：「物已運完，我想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承說一齊逃去，我想船重行遲，倘被他人家一齊趕上，那時你我性命難保。這孩兒也不能活了。若我與小廝先回，到了家中將銀子即造起房屋，置物件，般般停當那時我再來望你，早晚相機而行。空身好不便捷。祇存一件。」

恐一時取起金銀不見了，叫你如何存濟？」元娘道：「這夾樓板內，都是金銀。但釘好的不便取出來。那銀子日逐祇有得藏起，再無有動用內囊的。著要時，祇管取去不妨。」劉玉道：「我方纔這番說話，你意下如何？」元娘道：「你說的是萬全之計。祇是不知你幾時方來？」劉玉道：「多祇在明年。」元娘流著淚道：「我度日如年，你休忘了！」劉玉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就此去罷。」元娘道：「整酒來，與相公送行。」元娘又去取了一雙金鐲、兩雙金簪道：「你諒情寄與爹爹、母親、哥嫂之處，不可太重，亦不可太輕。」吃罷了酒，別了元娘，兩下流淚。小廝取了鋪陳，一家大小送出門外，劉玉竟至店家，送了房金，覓船回去。一路幸喜平安。回到袁家，說了前話，送了袁家二十兩銀子。便去買起木料，又整新居。正是錢可通神，有了銀子，又是那般富貴起來了。將田地產業盡行贖取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蔣青。故意著三才出去，又與文歡取樂。不期一日，正與文歡兩個睡著，天色尚未明，便又高興起來。誰知三才搭了夜船回家，捱城門而進，竟至家中。叫開了大門，竟往回廊下，取路走到自己房內。把手彈門，門竟蕩開了。三才想：「倒為何門開在此？」祇聽得房內響，輕輕的走到床橫一聽。祇聽得「好麼？」文歡道：「好。」淫聲叫得好不發興。三才聽了大怒，往皮靴內取出尖刀，摸著蔣青一把頭髮，竟把頭割。喉嚨已斷，跌在一邊。去摸文歡，竟不見影。他想到：「莫要被他了。」急去拴好房門。尋著燈火點得亮亮的，內外一照，那裏見影！急急往外去看，門上人說不曾見人出來。又往後邊見內門都開了，問著女使道：「你可見我娘子麼？」使女回道：「不見。」他往內邊又尋，直至主人內樓。見房門閉好，恐驚動了主人。想到：「也好了！自古捉奸見雙，走了淫婦，殺了這人，到官必要償命了。」後到房中道：「不知奸夫是誰？」把燈去照，叫聲苦也：「別人還不打緊，擅殺家主，要碎副零卸的，怎麼好？」想到：「收檢了金銀，趁早去罷。」打開箱子，取了金銀子，正待要走，被屍首一絆，跌了一跤，渾身是血。間壁夥伴聽見跌響，還睡在床中。祇道有賊，便叫了兩聲。三才聽見一發急了，要走時渾身是血，一時情急，便道：「我往時殺了多少人，這一死也該的。」拿著尖刀，往喉嚨一搨，撲地跌倒。眾家人齊聽見響得古怪，大家走到房中一看，祇見兩個死屍倒在地。登時喊到內房，元娘聽見了道：「為甚麼大驚小怪？」原來這文歡見三才行兇，急下床扯了衣服，竟至內邊敲開房門。與元娘說他行兇，元娘見事已至此，著文歡拴上房門，穿好衣服，伴在樓上。見下邊亂嚷，開了房門。祇見眾家人報：「大娘娘不好了，官人殺死在三才房內，三才也被殺死在地。」元娘吃驚道：「文歡，你房內殺死了主人，快同我去看來。」元娘與文歡三腳兩步，竟至外邊。見了屍首，哭將起來。文歡倚了三才屍首，也哭起來，一眾人道：「不知何故，雙雙殺死在此。」元娘見一大包在地，提一提甚重，教人拿在桌上解開一看，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！是我房中失去金銀，恐官人埋怨，不敢明言。恰被官人知道，三才盜去，今天早官人趁三才不在，文歡又在此睡著，他取燈火，竟來搜出贓物。想到兇奴偶回，見事露了，把家主殺死。正待收檢這一包物件要走，恐怕被人拿住經官，一時情急，自刎而亡。」大家一看道：「大娘說得一些也不差。果然是自刎的。」元娘道：「文歡之罪難逃矣。這金銀豈不是你盜去與他的，必要經官究罪。」眾人道：「求大娘娘饒恕了。他如今他丈夫已死，是個孤婦子，正好陪侍大娘娘。」說罷，一齊跪下。元娘心下正要假脫，連道：「若不著眾人分上，決不饒你。」即時吩咐眾人，查點各箱籠。「共五隻與我扛了進去。」著人看著屍首，忙忙進內。吩咐把總的管家，要一付上好沙板，買一付五兩棺木，打點一應喪儀，把三才盛貯了，先拾到城外埋了。把主人屍首洗淨，喚人縫好，下了棺木，抬上中堂，誦經禮懺，訃告上寫蔣本劉做了孝子。那此親眷都來吊奠。過了七七，出了靈柩，元娘把內外男女，都加恩惠，逢時遇節俱賞金銀。無一人不感激著他，文歡竟在元娘房中住下。把那裏死人房屋拆去一空地。

看看過了百日，又將過年。正在那裏想，劉玉恰好到了。劉玉聽見蔣青已死，先著人買了祭奠之禮，方進堂來靈前祭奠。本劉回禮，進內見了元娘。夫妻二人又悲又喜，元娘道：「官人別後可好麼？」劉玉把家門重整之事細說一番，元娘歡喜道：「此間百萬家私，皆是我的了。如今未可便回，待孩兒長大，娶了妻室與他。那時和你歸家方是。」劉玉道：「賢妻見教不差。我想上天有眼，蔣青起心拆我夫妻，豈非天報乎？」元娘道：「三才之自刎，亦是天報。」劉玉不知其故。元娘把平生為盜，後來搶擄元娘情由一說，劉玉道：「皇天有眼。」文歡又整了酒，送上樓來。元娘道：「此婦即三才之妻，為人文雅，你可收他做了二房。」文歡聽見，竟自下樓。劉玉道：「不可。」元娘道：「若是如此，祇我和你有歸家之日。不然一去，誰人料理家務？」劉玉點頭，晚間就與文歡先自暗地好了。這劉玉也不歸家，合家人都知劉玉是丈夫。因元娘加恩，都不敢言。

本劉十六歲，中了鄉科。明春聯捷，娶了本處王尚書之女為妻，復了本姓，喚名劉本。劉玉夫妻同了劉本夫妻往自己家中，拜見親友。夫妻二人雙雙拜了關帝，發出一百兩銀子，修塑神廟。劉本夫婦重到蔣村，奉文歡如己母。後至京師，二母皆有封贈。後來劉本把房屋田地買與大戶，將什家伙送與妻家。取了藏的金寶細軟之物，盡底先送到父母處。帶了夫人並庶母，別了岳父母，竟至本鄉，奉侍父母天年。後來元娘笑道：「好奇，九月開花是一奇，打劫女人是二奇，夢中取鞋是三奇，蔣青之報是四奇，三才自殺是五奇，反得厚資是六奇。」劉玉笑道：「分明陳平六出奇計。」夫妻大笑，正是：

善惡到頭終有報，祇爭來早與來遲。

總評：

天道：好還，銖而不謬。奪將來，六載歡娛；陪去了，千萬家事。好色的死於色，行兇的自罹兇。